

个星期都在为这家小型演出场地的经营生存而担忧。

“张海生的个人性格，决定了育音堂能够坚持到现在。他有真正做音乐的勇气和使命感，乐于奉献。这些难得的品质从第一天就注入到育音堂。”费强说道。

2001年，上海最早的live house——ARK，在新天地落成开业。这个场所拥有当时全中国最好的设备，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音乐人，其中就包括费强。

费强当时在ARK做音乐总监，为一些独立音乐演出做宣传策划。一年后，有一个年轻的调音师来到ARK，和费强成为同事。这个年轻人，就是现今已经被乐迷亲切称呼为“老张”的张海生。

“当年ARK设备好，又开在新天地这样的地方，属于正规、高档的演出场所，接待的乐队除了上海本地，还有一些已经成名的大牌乐队和海外乐队。”在费强的回忆里，当时小乐队、地下乐队还没有一个稳定的演出场地，张海生作为热血青年，有了一个念头：要做一个独立音乐的场地。

“你们知道吗？我也是最近才知道，原来老张年轻时候还做过调音师。”在我和Pale Air成员的交流中，他们也分享起关于这个中年人的印象。现在人们见到张海生，体型微胖，有着深深的黑眼圈，一身休闲打扮，和那些来到育音堂看演出的时髦男女形成反差。

不过，如今在育音堂音乐公园店的墙上，贴满了国内外乐队来此表演的照片。仔细看过会发现，其中一张照片里有位年轻的中国乐手，面容清瘦俊朗，甚至有点像刘烨。



上图：Pale Air 在印尼巡演。
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那是年轻时候的张海生。

和许多“70后”“80后”一样，张海生的音乐启蒙是《音像世界》杂志。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，《音像世界》是乐迷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。许多人将进入《音像世界》的歌迷会，作为当年荣誉身份的象征。

从高中开始，张海生就是歌迷会的积极分子，周末会去编辑部帮忙编辑资料。大学毕业后，和许多音乐人一样，张海生面临着生计考验。比较幸运的是，他找到了一份和音乐相关的工作。做了几年调音师，张海生在2005年正式注册了“育音堂”这个品牌。

据张海生介绍，“育音堂”取名于上海的“育婴堂路”，意为“培育音乐的地方”。成立后策划的第一场演出，场地放在了ARK。后来，张海生找到了龙漕路的下河迷仓。那是当时上海话剧圈的一个演出场地，育音堂把演出场地放在了它的斜对面。

音乐推广和巡演公司开功（SplitWorks）创始人阿奇·汉密尔顿（Archie Hamilton）最近在回忆育音堂的文章中描绘了第一次来到龙漕路育音堂的画面：“在第三个仓

库里，人们摩肩擦踵。有人抽着中南海8号香烟，有人喝着5块钱一瓶的青岛啤酒。其中既有好奇的中国人，也有年轻的外国人。在龙漕路的这一刻，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看到这样的人群。那里有一种能量令人觉得某些事物正在萌芽。”

21 Grams 乐队也是在这一时期和育音堂结缘。2006年5月12日，他们在那里为沼泽乐队“大风起兮”全国巡演上海站担任了嘉宾。

育音堂在龙漕路的运营相当短暂，因为起初没能办下正规执照，演出总是处于灰色地带。一年以后，张海生找到了“小白楼”。育音堂就此稳定下来，开始真正的“育音”。

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运营一家小型演出场地，张海生这么多年经常把“土壤”挂在嘴边。老张说：“上海一直有丰富的文娱消费场景。但是上海高昂的生活成本，还有讲究‘实惠’的生活观念、城市文化，决定了这里培育音乐的土壤并不肥沃。本地的、刚起步的乐手在上海生存总是十分艰难。”为此，他觉得总要有有人给年轻的音乐人们一个机会和舞台。

上海很多本土乐队对“小白楼”都有一种特殊的情结：它给了他们第一次站上舞台的机会，第一群聆听的观众。